

“牛魂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范式

金乾伟, 杨树喆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 壮族“牛魂节”是源于万物有灵的图腾崇拜、适应“那(稻作)文化”生产方式的集体节日。人牛同甘共苦、人畜一家、兄弟情般的生活实践传承了壮族敬牛的生态文化习俗, 不仅有节日时的“野祭”与“堂祭”, “栏祭”与“庙祭”, 更有日常生活中常态化的敬牛。建构在生态链深层意义上的智慧、神圣、独特的“牛魂节”创造了民间和谐共处的生态范式, 这在当下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 壮族; 牛魂节; “那(稻作)文化”; 生态范式

中图分类号: I207.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2)03-0053-05

The Zhuang Cattle Soul Festival: Ecology paradigm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JIN Qian-wei, YANG Shu-z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6, China)

Abstract: The Zhuang Cattle Soul Festival is a collective festival that is from the animist totem worship and adapts “that (rice) culture”. The living practice of people and cattle living together like brotherhood inherits the ecological culture of the Zhuang nationality. There exists not only various fete, but exists good ecological habits in the Zhuang daily life. The Zhuang Cattle Soul Festival based on deeper sense and divine wisdom creates ecological narr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mong people, which has real value at present.

Key Words: Zhuang nationality; the Cattle Soul Festival; “that (rice) culture”; ecology paradigm

“拉兄弟一把!”这句饱含着平等、信任、期待、感激的话语,通常是指人们感情要好、利益共享、行事一致,不仅“同甘”更多是“共苦”的一对命运担当者。“拉兄弟一把!”所呈现的上述语境,完全适用壮族人民与日常生活犁田生产的耕牛关系上。作为“那(稻作)文化”的常见田园风光,前面的牛奋蹄疾行,后面的人扶持犁把紧紧跟随,大地敞开心胸迎接播种、出苗、施肥、丰收。“拉兄弟一把!”牛与人成就了种田吃饭、共苦同甘、人畜一家、兄弟情般的生态链。因而,壮族人真情实意对待耕牛而慢慢化作深层生态意义的神圣“牛魂节”,大概可以视为世界独特、合情合理的人牛和谐共处的民间诗性生态佳话。

从壮族口头叙事文学来看,“牛魂节”是源于万物有灵的图腾崇拜、适应“那(稻作)文化”生产方式的集体节日,又称“牛王节”、“敬牛节”、“脱轭节”等。难能可贵的是壮族人、牛朝夕相处、共同担当演化成动态的生态文化:他们不仅仅在“牛魂节”这一天敬牛宠牛,而是全年三百六十五天在对待耕牛吃食、劳作、休养、护理等各方面自发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态传统,更重要的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些美好的生态习性在日常生活建构了民间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深层意义的生态链,因此,笔者拟在此基础上探讨壮族“牛魂节”的渊源及其生态文化在当下具有的价值。

一、“牛魂节”渊源与“那(稻作)文化”的口头叙事

由地下挖掘的安徽淮北平原北部的石山子遗址看,早在 6 900 年前后,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出

收稿日期: 2012-05-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6XZW013)

作者简介: 金乾伟(1974—),原名金钱伟,男,山东临沂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

现了驯化的牛,“原报告根据保存下来的掌骨大小与姜寨和磁山遗址中的出土物相近,认定短角牛已被驯化。”^[1]可以说,较人而言,被驯化的牛身强体壮、力大无穷成为耕田运输不可或缺的工具。《礼记·月令》有“牛,五畜之大者”之说,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耕牛地位之高可想而知,甚至还被视为天下伦理秩序的代替物。《周易·系辞下》云:“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新唐书·王求礼传》亦云:“自轩辕以来,服牛乘马,今犂以人负,则人代畜。”显然不仅仅强调牛马作为运输的动力,更是把它当作社会伦理和谐的象征。《后汉书·任延传》载:“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余交趾……延及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由广西地下发现的汉代墓葬大量陶制牛塑像,能够知道当时合浦、贵港、梧州等地已普遍用牛耕作,所以制成仰首伏地、身强体健的陶制牛塑像当作富足的随葬品。壮族先民对于牛的自觉崇敬有着地域信仰、文化特色的背景。有学者指出,壮族中的韦和莫两大姓氏就其来源看,分别是信奉原始时代水牛(壮语称水牛为vaiz,音近韦或怀)、黄牛(壮语称黄牛为“Moz”,音近莫)为图腾的水牛部落和黄牛部落。^[2]直到今天,有些壮族巫师道公或师公等神职人员仍忌吃牛肉,坚信吃了牛肉不能上天堂。所以,壮族对于牛的态度、感情是有着先天发自内心深处对祖先崇拜的因子,神圣的近乎宗教信仰的图腾崇拜转为一年一度的拜牛节日是自然而然的。下面着重探讨“牛魂节”渊源的口头叙事及其与“那(稻作)文化”的生态关系。

1. “牛魂节”渊源的口头叙事

口头叙事包括代代相传的神话、传说、歌谣、故事等各种形式。这些活态的原始艺术之所以存活于民族记忆中,就是因为它积淀了独特的民族精神、情感、心理,进而形成了丰富的甚至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这些艺术形式往往内含了超越世俗的神圣性,以致后人虔诚膜拜。壮族“牛魂节”的来历同样具有超越尘世的神秘色彩:四月初八传为牛王诞日,初始就视牛为天上神牛,并不是凡间俗物,人们自然要问那它怎么来到人间的呢?有两个版本的神话得以传世:一个是创世神话。牛王奉牛魔

王的指令下凡播种百草,要求是每三步撒一把草种,可是它把数字记错了,变成每一步撒三把草种,结果造成杂草丛生严重影响了田地里的禾苗,牛魔王大怒就罚牛王留在人间吃草,还要帮助人们耕田种地,牛勤勤恳恳地耕田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感激。^[3]另一个是融合了道教的神话。远古时期,人们刀耕火种,没有锅、碗、甑这些炊具,就在大火上烧烤吃食,天下炊烟四起,黑烟直冲玉皇天宫,到了难以忍受之时,玉皇大帝就让牛王到人间传旨,要用金锅银甑做饭,三天才能吃一顿饭,不要弄得天上烟雾腾腾。牛王刚出南天门就记不住了,到了人间传旨为:“不许时时处处烧火,要用铁锅木甑,一天吃三顿。”一回到凌霄宝殿,就被玉帝大骂一通发配人间:“把鼻子穿了,肚子大吃得多,把上牙敲掉,为百姓耕田犁地吃尽苦头,永远不得回天宫。”这样,牛任劳任怨耕田耙地,人们一天吃三顿才有粮食。^{[4](623—624)}牛为百姓耕田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人们感激耕牛举行仪式的风俗历经千年流传成了敬牛的节日。从以上传说来看,“牛魂节”叫“天牛节”、“敬牛节”或“牛王诞”都是适合的。同时,受汉族纪年影响,壮族肯定会选丑日为牛过节,因为丑代表牛,丑日属于牛日。要是四月初八不是丑日,就会在离四月初八最近的丑日过节。

2. “那(稻作)文化”言说的“牛魂节”

所谓“那(稻作)文化”言说的“牛魂节”,就是壮族人会根据生产进度不同灵活地调整“牛魂节”的举行时间,以适应耕田种地的生产需要,也正是“那(稻作)文化”实际生态观的高明之处。如武鸣县为五月初五,桂西北山区为每年农历的四月初八或者六月初六,也有些地方是在农历七月初七或十月初一举行。20世纪50年代之后,种植双季稻成功,壮族地区一年就有两次耕种大忙,人们因地制宜地分为两个阶段来过“牛魂节”,祭祀神牛。四月初八早稻播秧完毕、六月初六晚稻插秧完毕之后分别举行一次仪式。届时,均以牛为核心,耕牛会得到神一般的朝拜。这一天是给牛休息的,不会再让它干活,形象的说法就是给牛脱轭,又称“脱轭节”:

牛哞我的宝咧,牛哞我的财咯,
四月八来了,脱轭节到了,

我把牛来敬，我把牛轭脱，
让你喘口气，让你歇歇脚，
吃口好料子，听我唱牛歌。

3.“牛魂节”呈现“那(稻作)文化”的生态意蕴
民间的智慧，以其口头叙事呈现恰到好处，千百年来的口头传承显示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比较来说，“牛魂节”作为壮族“那(稻作)文化”特色的口头叙事更有继往开来的生态意蕴。按照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9世纪提出的“万物有灵论”，先民面对外面天地之间形色各异的万物没有丝毫的优越感，而是认为人类以外的万物都有神圣不可触犯的靈魂，并虔诚诚恐地尊崇。但在汉族地区，劳动实践逐渐使理性思维越来越发达，并渐渐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社会，汉族神话被历史化或者阐释合理化。而我国边远地区的多民族由于地域、文化、习俗等原因，一以贯之地延续了神话色彩浓郁的图腾崇拜。壮族民间信仰就认为牛有三魂：一魂在首，一魂在身，一魂在脚。虽说属于身强体壮的生灵，由于历经一冬一春耕作劳累，还会受到鞭打恐吓，天天吃的又是野外杂草，极其辛苦，壮族人认为牛魂和人的魂魄一样，在打骂、惊吓、劳累时会离开身体失落(覃承勤收集整理，见民间文学，1982年4月号)。

早上淋冷雨，晚上浴冷风，
赶完地里活，要做田里工，
一年忙到头，从来不闲空。
几多吆喝声，吓了你的胆，
几多鞭子抽，惊了你的魂，
今天脱下轭，让你把腰伸，
让你胆镇定，让你魂还身。

为祝愿牛的魂魄归窍，农忙春耕之后，一定要给牛举行续魂仪式，这种习俗逐渐演绎为特色鲜明的“牛魂节”，其目的就是为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待耕牛，而不是一味索取，从而建构了人牛和谐共处、共苦同甘、人畜一家、兄弟情般的生态关系。所以，让牛得到歇息，安定牛魂，从语义学上看，相较其他称呼，壮族祭祀耕牛的“牛魂节”更为妥帖，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超越理性思维的生态价值。

二、“牛魂节”文化生态链的常态建构

1.“野祭”与“堂祭”

活在当下的壮族“牛魂节”呈现着鲜明特色的民族智慧，“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易·说卦》），自发构建了超越时空的生态链。先民在原始社会生活现实中感性地体味到吃食是为人处世生存的第一要务，此所谓“民以食为天”。注重传统礼仪的社会秩序即使有由“不食嗟来之食”的规范上升为“仁义”的本体范畴，但在民间更多的是“知廉耻”，建立在“衣食足”的人性逻辑前提之上。东方农业大国渴盼大地丰收，丰衣足食，所以隆重的祭祀仪式往往以供奉“香火”、“牺牲”的“吃”文化为标志。自然，“那(稻作)文化”耕作的壮族人也不例外，“牛魂节”这天对待耕牛除了情感上绝对真诚友好和谐相处，不会有丁点恶劣态度，更不要说打骂斥责恶言暴行，人们还会给受人崇敬的“主角”头上戴一朵红艳艳的红花。平时牛死了，壮族人会把牛角骨取下，高挂在堂屋顶梁下，“牛魂节”这天，也会在骨上贴红纸条，以示纪念。同时，“牛魂节”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凸显敬牛护牛的“吃”的这种实用的生态文化：一大早壮家人就会让天真可爱的牧童放牛出栏，欢天喜地送到向阳绿草繁茂的清秀山坡、地头，让牛自由自在地吃草。流行于德保、靖西等地的壮族乡村，还要让牧童们带着半只熟鸡，以及糯米饭、酒、青菜等贡品放在耕牛常去的山地供祭，拜求绿草茂盛，以供耕牛膘肥体健，是谓“野祭”，然后牧童们就聚集在一起进行野餐，名曰“吃牛魂餐”。当然，清早的“野祭”牵牛出外吃草，只是为了让牛先有一个进食的底子，因为回家之后还有一顿大餐等着呢，是谓“堂祭”。这尤其流行于红水河一带壮族乡村。届时，家中人们已营造出节日的热烈气氛，蒸好民族特色的白、黑、红、黄、紫5种颜色的五色糯米饭。这是从枫叶、黄姜或黄芪、红兰花草、紫藤等植物中提取汁液后蒸煮糯米而成，清香鲜美。《老子·第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壮族人反其意用之，五色赏心悦目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李时珍《本草纲目》认为枫叶等汁液食之能“坚筋骨，益肠胃，能行血，补髓”，有助于身体调养。

同时五色谓其多也象征着五谷丰登、富贵无比之意。还要杀好鸡、煮好猪肉,摆好碗碟菜肴、斟满酒杯,家人围桌团座,由家中长者牵着最老的耕牛绕桌而行,边走边唱“牛歌”,祝愿耕牛辛苦一年,能够魂魄归窍,膘肥体壮,来年有个好收成。并给耕牛喂一口糯米饭和一块猪肉以及鸡蛋甜酒,全家人还要依次站立抚摸牛背,唱白祝祷贺词,牵回牛栏喂添加粮食的好饲料,之后人们才开始进餐畅饮。耕牛为人种田劳累辛苦,壮族农民又何尝不辛苦?大山密林、土地贫瘠、资源贫乏,广西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壮家人年头忙到年尾,农忙稍歇给耕牛过节,又何尝不是给自己过节?这天,勤劳善良、热爱生活的壮族人借着祭祀耕牛,也是给他们自己“奢侈”地过一个节的理由,忙忙碌碌的一年之余也给自己一个休闲娱乐的机会,由此,人牛大“吃”建构了务实的生态链,进而体现了壮族人祈祷耕牛魂魄安身、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家家粮满仓、丰衣足食的美好愿望。

2. “栏祭”与“庙祭”

前面谈到了牧童大清早牧牛,那么,成年男子干嘛?下面论述就能看出壮族人对于生活环境的生态体认:清早牛外出吃草之后,成年人抓紧时间修理牛舍。他们从日常生活中积累了查看牛棚瓦面、及时更换碎瓦茅草的经验,以防漏雨。他们清除栏内粪便作为田地的有机肥,还会撒上生石灰消毒,填平坑坑洼洼的地面,使耕牛生活居所清洁干爽。还在牛栏贴上大红纸,郑重其事放上用柚子等做成的“牛王”偶像,挂上新割的饱满稻穗或枫树叶、或挂盛有果蔬的竹篓,祈求牛神保佑、无病无灾、“牛丁”兴旺、身体强健。耕牛返回时,即举行“栏祭”仪式:燃烧香纸宝烛,进献五色米饭、鸡鸭、猪肉,放鞭炮,祭天神、拜牛王,期盼耕牛尽快恢复元气,帮助人们拥有丰收的好年景。壮族人虔诚膜拜,发自内心对耕牛持有敬意,把耕牛视为神牛:他们通常会剪下一小撮牛尾巴毛,用红纸包好,夹在竹片上方后插在祖宗神台边的一个香炉上,将耕牛看作和祖宗神一样上香祭拜。壮族人还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护牛真经”：“牛魂节”这天上午,各家各户都会把牛牵到清清河边梳洗,同时检查耕牛身上有无创伤或是虱子,仔仔细细从头

到脚清洗干净,间或使用蓖梳刮净牛身清除牛虱,或是在牛身上涂抹生油护理伤口等。梳洗完毕,将牛集中拴在河边树上,让德高望重的长者一面给牛戴上红花,一面点评哪一头耕牛长得肥壮,哪一家喂养得好,互相交流喂养心得。广西龙胜和云南文山一带的壮族人家还有“庙祭”:贡献鸡、猪等祭祀牛庙或牛社。值得一提的是,文山的壮族人给牛戴“花”非常有创意,不是用纸或布做的“红花”而是直接将糍粑粘在牛头和牛身上作为“花”。戴上“花”的耕牛在村子内外自由巡游,比试谁家的牛得到的“花”多,“花压群牛”就是“牛王”。无疑,用糍粑作“花”蕴含着稻作文明的深意,可以视为壮族人们渴求稻米丰收、生活美满、万家喜庆之集体无意识的外现。

姑娘们还唱起动听嘹亮的传统山歌——《牛歌》(覃承勤收集整理,见民间文学,1982年4月号):

有牛来耕田,田里堆黄金,
有牛来犁地,田里铺金银,
人人勤耕种,岁岁乐丰登!

这是赞颂神圣的耕牛下凡、艰辛奉献!道公在河边念经,召唤魂魄回栏,全村人欢歌笑语,其乐融融,节日很快达到高潮。总之,“牛魂节”这天,耕牛吃好喝好、住处清洁、身体得以清洗疗伤、精神得到放松慰安是壮族人全面生态实践的最好例证。

3. 敬牛的常态化

除此以外,壮族人、牛的和谐共处还来自生活实践中对耕牛护理的常态化。壮族对耕牛的护理并不仅仅留存在“牛魂节”这一天,而是付诸春夏秋冬日常精心护理的生活实践中。一年四季中二三月份天气转暖之时,给牛清洗身体、篦虱子或用樟脑抹在身上除虱;夏天在牛栏烧艾香草以驱除蚊虫;冬天给耕牛铺垫柔软的禾草以防寒,还会在清早烧温水饮牛,放盐在牛嘴里,让它喝水。为增加牛活动身体的机会,冬天还会到山上放牛。老牛体衰怕冻,就在牛食里拌些烧酒给它吃。随着条件的改善,小牛犊或者病弱的牛,壮族会不辞劳苦买来奶粉喂养。母牛产后享受“坐月子”的福利,三十天才会让其下地干活。农忙时节,由于白天集中干活没有时间放牧,牛大都没有吃饱,回到家就给牛增添拌上豆子等食物的上好饲料,让它尽情吃好补充能

量。不仅是吃食花样多，草料也是“百草”。《搜神记》有“神农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因为吃食“百草”，牛身上有草药的成分，大大增强了免疫力，即使被蛇咬了也没有大碍。如此，壮族耕牛无不健康强壮。总之，壮族通过对耕牛全年细致入微的日常护理，体现了壮族人民的生态智慧。这些壮族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美好生态习性在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建构起民间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深层意义的生态链。

三、“牛魂节”的现实价值

人与天地万物如何和谐相处？入世强调“礼乐”基础上的“仁政”，出世向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本体上的“自然”、“无为”，无不是自觉地调整适应社会现实的心态和行为，也给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上的范式。尤其“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人与自然是同一个浑然和谐的整体系统之中的，自然不在人之外，人也不是自然的主宰，真正的美就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最大的美就是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那种化出化入、生生不息、浑然不觉、圆通如一的和谐。”^{[5](68)}源于牛图腾崇拜的壮族“牛魂节”盛行于“那(稻作)文化”农耕社会，传承了中华和谐共处的文化，把美好的生态习性作为活态的民族记忆完整保留了下来。

壮族敬牛习俗形成的生态文化结构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实践——吃食、住处、护理中。根据一年四季实际情况，针对小牛、老牛年龄各异，炎夏寒冬季节不同，农忙农闲时间划分建构了人牛和谐共处的生态范式，体现了壮族“万物有灵”的文化理念。一年一度壮族“牛魂节”视辛勤劳作、甘愿奉献的耕牛为家庭中的一名成员，在让耕牛安安生生地休息养生、安定魂魄之余，家中所有成员参与祭祀活动，也得到难得的休息调养。拜牛祭祖复活了

民族独有的记忆，增强了凝聚力。娱神也是娱人。正如宋兆麟所言：“民间信仰的所有活动，都是从民众的现实生活需要出发的，具有相应的功利目的。”^{[6](204)}祈求年丰富足、人畜兴旺发达的壮族“牛魂节”适应“那(稻作)文化”的生活方式，他们感激耕牛种田艰辛付出，也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精心回报耕牛进而建构了深层意义上的生态链，并在农忙之余演化为地域特色鲜明、集体参拜的一大节日。人牛和谐共处、共苦同甘、人畜一家、兄弟情般的生活实践传承了壮族生态文化，美好的生态习性在壮族日常生活中得到自觉充分地体认，是富有绿色智慧的以人为本、以自然为本的活态的教科书！

概言之，建构在生态链深层意义上的智慧、神圣、独特的壮族“牛魂节”创造了民间和谐共处的生态范式，这不仅对遏制当下人心不古的利己思维导致的道德滑坡、急功近利以及牺牲大自然的发展模式造成的环保危机具有警示意义，而且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建构信任、温馨、幸福的世界，低碳、保护大自然可持续发展，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具有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 [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省濉溪县石山子遗址动物骨骼鉴定与研究[J]. 考古, 1992(2): 1-2.
- [2] 卢敏飞. 壮族“牛魂节”、“祭祖节”探因[J]. 广西民族研究, 1998(3): 35.
- [3] 岑贤安. 壮族牛魂节考察[J]. 广西民族研究, 2002(1): 67-70.
- [4] 雪梨. 中华民俗源流集成(节日岁时卷)[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
- [5] 鲁枢元. 生态批评的空间[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6]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陈向科